

渊藪地

陶氏三代情傾練市拳

尹金榮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练市船拳，属地方传统武术。它源远流长，如今是练市民间文化活动的一张亮丽名片。这声名远播的拳术，是练市一代又一代拳民在继承守护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努力、创新和弘扬，才发展成为让世人瞩目的表演形式。南浔区练市镇达井村的陶氏一门，就是倾情练市船拳的佼佼者。



陶雪泉

说起对练市船拳情有独钟的陶氏一门，不能不提曾经名扬练市周边乡镇的既是拳师、又是伤科高医的陶雪泉。陶雪泉（1923—2017年），他年幼时，就喜练市钟家墩（今钟家墩村）、施家浜（今朱家埭域内自然村）拳船上的拳术，舞刀弄枪，少时就有了尚武气场。16岁时，峨眉山上有一叫常子松的武僧，云游到西堡庙（今西堡庙村，已废），庙内僧人见他身手不凡，便央求他留宿，敬他为住持，并尊他“关力师”之名。从此，关力师除了佛门功课，朝夕棍棒相伴。达井村离西堡庙不远，陶雪泉见了关的武术钦佩不已，就和村里一班善武伙伴欲拜他为师。关力师见陶雪泉特别心诚志坚，就收他为徒。此后，关力师除了拳术，还把疗伤绝活也传授给了陶雪泉。几年后，30多套拳术和20多套械技，陶雪泉学了个融会贯通。接着，他在此基础上，又和练市域内的拳师们沟通研讨，创新了具有本土气息的拳术和械技，形成了独特的练市船拳。很快，陶雪泉声名大振，拜师求艺者纷至沓来。

陶老生有二子一女。无论男女，从幼时开始他就教授武术。同时又教育子女习武为强身健体，不可凌弱恃强胡作非为。因此长期以来陶氏一族不仅尚武闻名，艺德医德更是有口皆碑。旧时少有武界赛事。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传统武术，赛事不断，陶老已届耄耋之年，但他仍跃跃欲试。2004年，已是82岁的他应邀赴沪参演龙华庙会，其高超的拳术和械技博得观众目不暇接，掌声雷动！英国游客尤思和卡那佳当场要拜他为师。翌年又应邀参加浙江省国际传统武术比赛活动，多项赛事获得了第一名的殊荣。陶老的徒弟逾百人，除了本土外，还好不少是嘉兴桐乡籍人。

茗上漫笔

正强

1949年4月26日，地处浙江北部的长兴县虽已解放，但由栗裕任总指挥的郎广战役仍在以摧枯拉朽的态势追堵围歼8万国民党南逃部队。在4月27日下午三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前锋部队已到达长兴虹星桥以西仅3华里的午山桥，准备第二天即4月28日，由东路二十八军与中路二十七在虹星桥会师，封闭包围口，全歼残敌。

此时，解放军参与虹星桥会师歼灭先遣部队的一个营的营部进驻午山桥南约一里的李六自然村（当年李六自然村隶属馘桥乡第7保）。进驻李六自然村的解放军营部，由一位姓毛的教导员带队负责。这时李六自然村到处布满准备第二天参加战斗的解放军战士，其中营部的一位通讯员牵带了一条高大的军犬在村子里走访。当他走到农户钱金满家门口时，身边的军犬突然冲到村民钱金满茅屋旁的蒸谷灶边上，将正在觅食的鸡群中一只老母鸡咬住。通讯员见状赶紧咬住军犬，但这军犬咬住老母鸡不松口，这可是老百姓家的鸡啊！通讯员一时急得面色通红，差点要掉下眼泪。情急之下通讯员只得将牵军犬的绳索抓住，边斥训军犬，边将军犬嘴里衔着的老母鸡夺了下来，可这老母鸡已被咬得毛飞血淋没了气息。他马上牵着军犬，拎着被军犬咬死的老母鸡，回到营部向教导员汇报此事。

毛教导员知道此事后，通知营部的一位炊事员，让炊事员捧着一淘箩约十多斤白米和被军犬咬死的老母鸡，又让通讯员仍牵着那条军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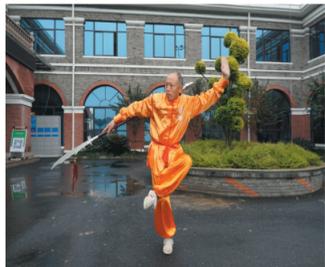
最远的杨勤贤是湖南怀化人。且徒弟中有多人在省市传统武术大赛中荣膺金银大奖。

陶老长子陶新卫，精通多种拳术和兵器技术，他擅长钢叉和花棍。多年来，参加省市及国际传统武术比赛30余次，获金奖无数。如今已成为练市船拳领军人物之一的他，年届古稀，但每天率以陶家为主体的表演团体，在乌镇景区以每天7场的场次为游客献艺。逢年节、重大庆典在湖城、本镇布谷里、荃步景区表演以及各类赛事，总会见到他不亚于年轻人的矫健身影。另外，受他父亲嫡传的伤疗医德，也被患者所称颂。

次子陶新林，随父所习的“四门”、“燕青下山”等拳术和四门大刀等械技，门门精通。他自改革开放后已从事企业。不过他虽从企而不弃武，每天清晨1至2小时的练拳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女儿陶新娜，也随父习得四门拳、武松脱铐等拳术以及刀、剑、棍等械技。她虽外嫁他村忙于劳作，但一直来不忘晨练，还多次参与一些赛事和表演。在市传统武术大赛中，获得全能三等奖。

孙媳黄燕，刚过门，陶公说进了陶家门，就得学打拳。果然，她新婚不久，陶公就一招一式地教她学起了拳术。好在黄燕悟性极高，不仅把拳术基础学了个维妙维肖，还把剑术学得得心应手。如今不仅参与一些节庆表演，还成为乌镇景区的签约剑手。此事一时成为美谈。



陶雪泉长子、练市船拳第五代传人陶新卫



陶雪泉女儿陶新娜(左) 陶雪泉孙、高竿表演者陶国平(中) 陶国平妻黄燕(右)

陶国平，今年43岁，系陶雪泉长孙，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自小得爷爷拳术真传和父亲的严教，拳术和械技门门精湛。如四门拳、四门大刀、四门棍、三节棍、抛飞叉、龙头铡刀、月牙铲和双头刀等，无所不晓。历年以来，在市级以上所涉武术的各类赛事中，夺金摘银，为练市的武界争得了不少荣誉。

旧时舍山清明节，曾有船上高竿



陶国平表演高竿绝技“猴子捞月”

（俗称标杆）表演。高竿表演，是属于杂技类极其惊险的一种表演形式。因受难度高和场地局限等因素，自新中国成立后，高竿船闹舍山这一表演样式已销声匿迹。练市船拳协会也曾想恢复此节目，但表演者须熟稔武术基础，不恐高，胆大心细，还得身轻如燕等要素。

高竿绝技失传，一直成为陶家三代人的心病。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陶新卫师傅发现前来自己学武求师的四川籍小青年身材瘦小精悍，在征得他愿学高竿技能的情况下，便倾情授教高竿绝技。那小伙子学成后，在荃步、乌镇等地开始上竿表演。但2022年，那小伙子却不辞而别另谋职业了。而早在五年前，陶国平心中在想：高竿绝技是我们练市的“特产”，必须由本籍人担当，才能使其绝技生根、传承和弘扬。为此，在征得他爷爷和父亲的同意，就下定决心学！接着，他买来了10多米长的鲜毛竹，在老家空地上，把竹的一端固定，让离地2米多的竹梢在空中摇晃。国平就在近竹梢柔软处进行“猴子捞月”等10个传统节目的翻滚吊挂的苦练。为了更好地掌握竿上技巧、规范节目动作，就访拜桐乡籍、现为练市女婿的高竿名家屠松根师傅为师，请他来现场授艺指教。100余斤的躯体，在高空一根光溜溜的竹梢上完成一个又一个惊险动作，可不是常人想的那样容易！国平在训练场地上，每当第一个节目完成，就已经汗流浃背，全套节目完成，洒下的汗水已不是论两钱所计算了。训练过程中，多次出现故障，好在有惊无险。一次手臂被拉伤，动弹不得，亏得其父精心治疗才慢慢好转。伤未痊愈，他的身影又出现在被他磨得光溜溜的高竿上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心志，五年苦练，终于换来高竿花开，灿烂辉煌！当他来到荃步景区，犹如猴爬爬树“嗖嗖”几秒时间，已到了离水12米以上的高竿上，在那晃荡的竹梢柔弯处，进行着“猴子捞月”“二郎翘腿”“张飞卖肉”“举头望月”“倒挂金钩”“睡梦罗汉”“直上云霄”“童子拜佛”“高枕无忧”“金蟾弯腰”10个节目的表演，时而仰卧，时而倒挂，时而侧伸，时而横扑，他那矫健的身体，挺拔的身段，多姿的动作，瞬间的变换，惊险刺激，扣人心弦！看得游客惊心动魄，掌声尖叫声响彻报恩溪！

行将失传的高竿表演重返练市，绝技为练市船拳锦上添花。本土观众在欢呼声中互相打探：这勇士来自哪里？知情人自豪地答：我们练市人呀！讶然地问：啊，哪个村？答：达井村呀！问：达井村？莫非是陶家人？答：是呀！他叫陶国平，陶家练市船拳第三代传人！

茗雪风流

蔡逢衣

陈英士，孤山有他骑马像，一所大学以他命名

孤山后路有一座西式风格的中山纪念亭，是为了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先生。中山先生最后一次到杭州是在1916年，那次他偕同夫人宋庆龄等在三潭印月的九曲桥上留影。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以后，浙江省政府为纪念他，将包含清行宫遗址在内的孤山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而在中山公园东边，离鲁迅坐像一百米不到的地方，有一尊立在大理石基座上的骑马将军铜像，只见他头戴军帽，手握缰绳，腰挎佩刀，双腿夹着马背，那正是被视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民国第一豪侠”（蔡元培语）、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元勋陈英士。此前笔者曾写过葬在孤山西麓的另一位革命家秋瑾女士，两人年龄相仿，堪称孤山的一对侠客。

陈英士（1878—1916年）原名陈其美，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小时候他念过私塾，15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他在崇德县石门镇（今属嘉兴桐乡）的当铺做了12年学徒，后来去上海一家生丝贸易商行做会计助理。两年后，28岁的陈英士由任清军都统的弟弟陈澍资助留学日本，在东京警监学习法律、军事学等。

留学日本期间，陈英士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还与小九岁的蒋介石结为“拜把兄弟”，并把后者推荐给孙中山。1908年，陈英士被孙中山派遣回国，在浙江嘉兴各地联络革命党人。之后，他又创办《中国公报》等报纸，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他担任沪军都督府成立。1913年，第二次革命爆发，陈英士被公举为上海讨袁总司令。

起初，袁世凯想以70万大洋收买陈英士，后来见他坚决不从，遂于1916年指使军阀张宗昌派刺客程国瑞到上海，假借邀约援助讨袁经费，在法租界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寓所将其暗杀，山田两岁的女儿当场摔倒而导致终身残疾。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南京赶回，抚尸痛哭。孙中山从日本一回国，也立即赶来，泪流不止，并当场手书“失我长城”。

第二年，孙中山率万人之众，在陈英士故乡湖州城南郊为其举行葬礼。其陵墓规模甚大，被湖州人称为“小中山陵”。蒋介石上台后，将陈英士大哥陈其美的两个儿子陈果夫、陈立夫加以重用，遂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

抗战爆发后，华北和东南多地沦陷，不少高校西迁。为方便本省青年求学，1938年，浙江在丽水、松阳建立了浙江战时大学。翌年春天，为纪念陈英士，改名省立英士大学，这是继中山大学之后，又一所以人名命名的大学。1942年，国民政府又将其改为“国立英士大学”，成为民国36所国立大学之一。

据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的《日记》记载，英士大学办学经费一度超过浙江大学。英大也多次迁移，由云和、泰顺、永嘉到金华。新中国成立后，英士大学被撤销，部分师生去了复旦，更多的并入浙大，其中就有我小时候见过的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而在英大任教过的也有前文写到的西泠印社副社长、画家潘天寿，以及姜亮夫、王季午等名教授。

1929年，为纪念陈英士，杭州湖滨三公园建了他的骑马铜像，堪称高大伟岸，可惜后来被毁。2005年，在英士大学校友倡议之下，杭州市政府在孤山重建陈英士铜像，这正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尊骑马像。



为西湖增光添彩的湖州人（下）

虽然远不如原先那么高大，但却是孤山乃至整个杭城难得一见的骑马像。

抱青别墅，西湖边最美的建筑

在秋水山庄东边，去往断桥的路上还有一幢青色和朱红色交织的欧式建筑——抱青别墅。这座洋房每层都有八根方形的立柱面向西湖，最近处离湖水约十米，外形和色泽都很引人注目，门窗是弧形的、立面凹凸，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侧面的墙壁上有一块牌匾，上书此楼为清末民初湖州南巡富商邢庚星（也有写邢庚星）所建。

邢庚星是何许人呢，是乃湖州南浔“八牛”之首也。晚清时期的南浔是浙江最富有的城镇之一，盛产富豪，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的说法。湖州是丝绸之府，这些商人大多是靠丝绸产业起家的。有趣的是，南浔人用不同体型的动物来给富商们分级。财产1000万两白银以上称为“象”，500万至1000万两为“牛”，100万至500万两的称为“狗”。

不仅如此，“四象”还分别享有“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顾家的面子”“庞家的房子”的别称，其中张家出了近代著名政治家张静江，他与孙中山、蒋介石的关系非比寻常，还成功地操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

邢庚星生于1790年，死于1861年，而抱青别墅始建于1907年，那时邢庚星已去世40余年，因此不会是他建的。进一步查找，笔者发现这幢别墅



抱青别墅简笔画

是他的孙子刑鼎丞所建，为了纪念爷爷，遂以爷爷的别号“抱青”命名。仔细想想，邢庚星是第一代商人，必定是俭朴持家，也没有留过洋，不可能选择欧式风格，而到他孙子辈，算是富三代了，喜欢欧式风格是很自然的。

看来这爷俩互有情谊，可惜笔者没有找到他们的照片，倒是找到中间一代，书法很漂亮的邢庚星儿子邢墟的书法帖。刑鼎丞当年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地产大亨，上海的豪宅他有的是，故而选择在西湖畔购地建房。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很少住在这里，故而别墅经常闲置着。

等到了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要召开了，抱青别墅终于派上了大用场。博览会主办人张静江是南浔人，他开口的话，刑鼎丞作为老乡，自然乐意把空着的别墅出借，于是它成了博览会工业馆区的第四分馆，主要用来展示玩具、伞、扇子等小物件，想必当时热闹非凡。博览会结束后，北山街一带“身价飞涨”，慢慢地变成了一条知名的休闲观光街。

30年代，刑鼎丞把抱青别墅租给老同学（一说是设计师）于少甫，后者挂出“葛岭中西大饭店”的招牌。说到葛岭，它是宝石山的一部分，就像西边岳庙背靠的栖霞岭一样。葛岭饭店主打中西餐和洋酒，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游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尤其是在节假日，入住率很高。

为了更好地经营，饭店扩大了规模。于少甫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盖了左右两幢三层楼房。不过从外观上看，那两幢建筑与抱青别墅很不搭调，可以说有些怪异。2004年终于被拆除，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1949年初，抱青别墅再度为人关注，这回是国民党宣传



孤山的陈英士骑马铜像



英士大学旧影



英士大学学生、数学家王元院士

部长张道藩和名画家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入住此地。张道藩出生于贵州盘县的书香门第，其祖上多人考中进士。1921年，张道藩赴伦敦大学学美术，有一次在中国驻德国公使于巴黎举办的酒会上结识了蒋碧薇，早年他和宜兴同乡徐悲鸿私奔日本，轰动一时。那会儿两口子正在法国留学。

初次见面，张道藩就被蒋碧薇的淑女形象吸引住了，恰好那会儿蒋碧薇和徐悲鸿的关系时好时坏。张道藩借机关心蒋碧薇，在她孤单的时候陪伴她。可是，无论张多么殷勤，蒋碧薇只爱徐悲鸿。无奈之下，张道藩娶了一位法国女孩苏珊，并领养了一个女儿。

1930年，徐悲鸿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时，与一位叫孙多慈的学生发生了恋情。抗战爆发后，徐悲鸿去桂林教书，蒋碧薇留在重庆照顾两个孩子。徐悲鸿为了取得孙多慈父母的谅解，竟然在报上发表声明与蒋碧薇脱离夫妻关系，蒋碧薇深受伤害。

张道藩又一次及时出现，他对蒋碧薇关怀备至，这次他没有被拒绝。然而，由于孙多慈家境显赫（祖父是晚清重臣，一手创办了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徐悲鸿最后仍未能与她走到一起。之后，他希望与蒋碧薇再续前缘，她不答应，两人最终在1945年离婚。那次张道藩和蒋碧薇在抱青别墅住了好几个月，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同居。

值得一提的是，当笔者父亲得知此事，他跟我说，终于找到母校山大与西湖的一丝联系，因为早在1930年，33岁的张道藩曾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青岛时期）首任教务长，为学校开办要到了重要的经费。不过半年以后，他便到浙江工作，来到了西子湖畔。张氏后来有文集、戏剧集、书画集等行世，还曾与徐悲鸿联过画展。

与人分享的爱情也能与大众分享，就像林徽因、徐志摩和梁思成。而对现代人来说，爱情故事也未必要有完美的结局。可以说，从巴黎到杭州，张道藩和蒋碧薇谱写了民国最后一段罗曼史。值得一提的是，孙多慈最后嫁给了台州人许绍棣，后者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和省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前身）校长。

晚年，张道藩回忆道，“葛岭下的那段岁月，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在张道藩去世之后，蒋碧薇也出版了回忆录，上、下部分别是：我与悲鸿、我与道藩。新中国成立后，抱青别墅曾被用作民居，现为杭州国画艺术展示中心。而对新人们来说，这里则是一处浪漫的婚纱摄影取景地。